

◆青梅专栏·八十年代

白 福

白福是大浩德唯一的支客。
所谓支客，就是“捞头忙”的。哪家有结婚、盖房这样的大事时，需要有人进行总体统筹，今天干啥，明天干啥，需要买东西都有啥，提前几个小时炒菜，啥时候上菜，各个环节都由谁负责，事先都得安排好。

支客，一定是屯子里德高望重的人，他说的话安排的事，别人得服，继而才能听他摆弄。
白福，瘦高个，脑袋只有常人一半大小，却装着整个大浩德的人、牲口、桌椅板凳甚至盘子碗筷。
20世纪七八十年代，大浩德谁家孩子要结婚，都会请白福安排相关事宜。

白福会事先安排几个妇女，挨家通知某某家孩子要结婚了，即便一个屯子住着，早就知道谁家孩子哪天结婚，那也要到家里告诉一遍，所谓“不落过”。

通知完屯人，就要张罗借桌椅板凳盘子碗筷了。一个屯子如果有一百户人家，除了桌子，椅子板凳、盘子碗筷就要借一百户。因为桌子要10人坐一张，椅子板凳却要一人坐一个；借盘子碗时，张家的盘子碗后面用硬币在底部画个道，李家的盘子碗后面用硬币画个三角。送还时，按记号送还，白福安排得妥妥当当，一个都不带错的。

借桌椅板凳时，可以在底部用粉笔写上名字，盘子碗后面的标记却只有几样，为什么还的时候，一点儿都不会差？屯人至今都不明其因。

坐席时，谁和谁坐一桌，也是有说道的，平时关系好的，坐一桌；打过仗吵过嘴的，自然得分开；亲戚间也有老死不相往来的，也不能坐在一起。一个屯子的人际关系，都在白福心里呢，炕上地下分开坐，不能碰面，不能让办事儿的人家，挑出一点毛病来。

白福安排人做这些事的时候，右手攥成拳头，平端着握放在胸前，安排的时候，握着拳，安排好了，握着的手伸开猛地一挥，一副决胜千里的样子。
白福家和“草原英雄小姐妹”龙梅、玉荣家有亲戚，家里镜框最显著的位置，镶着龙梅和玉荣的照片，不光是因为有这样的亲戚，让大浩德人“宾服”，更因为他们家的家风，让大浩德人对白家人都高看一眼。

白福家一共九口人，夫妻俩、四个孩子、父母，还有一个未出嫁的妹妹。
白福两口子能干，那个年月，屯子里没有几户人家做买卖，白福和妻子却没有闲着的时候，冬天打苇帘子卖钱，打一张帘子三毛钱；夏天采韭菜花，一罐头瓶韭菜花酱两毛钱。

夏日里，常见白福的妻子，将碾好的韭菜花酱，用两个水筒装好，然后将一根木头绑在自行车的后座上，一头担上一个水筒，一路叮叮当当着去离家十公里外的新站镇去卖。

白福的脑袋虽小，人却极聪明，大浩德的人戏谑：人家半个脑袋，比咱整个脑袋都好使。

白福家的孩子学习都好，有一个女儿是大浩德第一个硕士研究生，直至今日，都是屯人教育孩子的样板。

白福孝顺父母，常见她的母亲，盘着腿坐在北炕上，吃着各种平常人家看不到的点心、水果，檀子上吊着个小筐，里面装满了白福和弟弟孝顺母亲的好嚼裹儿。

“老白家哥们儿和”，这是大浩德人常说的一句话。

白福有一个弟弟，一个妹妹，弟弟在学校当校长，妹妹二十六岁还没有结婚，一直和父母与白福一家住在一起，二十六岁的大姑娘，在两个哥哥面前，当孩子一样宠着，常见他的妹妹和哥哥拉着手，在街上走，惹得屯人一眼羡慕。

闲不着、家风又好的人家，日子一定会红火，他家住在大浩德北坡上，院子里永远满满当当，秋天是满满当当的粮食垛，平常日子是满满当当的柴草垛、木头样子垛。

白福忙，全屯子二三百户，冬天结婚的多，春夏盖房的多，农村人实在，当支客没有收钱的，都是帮忙，谁家有事儿，一般会给支客送条烟，两瓶酒，几斤果子，白福都孝顺父母了。

大浩德的穷人家，至今仍感恩白福当支客时的照顾——没钱随份子的人家，白福会安排去烧火、当方盘手传菜、借盘子碗筷桌椅板凳，这几样活儿，最脏最累，但不用随礼，就能体面的参加一户人家的盛宴。

如今，白福老了，屯子里的人结婚，也都不在自己家办了，都去饭店开席；盖房子也都承包出去了，也不再需要支客。

白福参加屯人婚宴的时候，发现有些环节不对，比如司仪说的话太多了，比如现场过于煽情娘家人哭哭啼啼了，比如上菜时没掌握好时间了，看出来了，也不像从前那样说出来了。

得体的退场，是白福对自己支客身份最后的交代……



青梅，原名张淑玲，蒙古族，黑龙江省肇源县人，现任《大庆晚报》、掌尚大庆编辑。

◆人间小景

秋虫嘤嘤

张旭光

十月秋深，潦水消尽，高木苍瘦，人间陡然静寂了。正是听虫的好时节。

嘤嘤，嘤嘤。一声声，声声入了心。书房内，也不知那只蟋蟀来自哪，藏在哪，像一个从聊斋里悄然入户的女子，吹一管寒箫，音凉如水。其实，不必寻她，只需年年此时静坐下来，等她。

这是哪家的虫子，一不小心，在这十月的深夜入了我床下。她是《诗经》中沉睡的那只，是白香山西窗下养着的那只，也像余光中从台北放归的那只。不管是谁遗落在我房间的好虫子，今晚都只是为我而鸣，啼叫在我的心窝里。

有很多人和我一样，喜闻此声。清代张潮是听声高手，他在《幽梦影》中说过这



望远 李昊天 摄

◆草木春秋

流浪的蒲公英

马从春

母亲从乡下来，带给我一个大大的塑料袋。打开一看，里面是一大包干制的野生植物。母亲说，这是蒲公英，听说它能清热解毒，预防疾病，特意挖了些许，晒干后上锅炒制，做成了蒲公英茶，你可以在办公室里喝。

乡村是野生植物的天堂，春天来了，雨水渐渐丰沛起来，小小的青草开始冒尖儿，植物的叶子灵灵鲜嫩嫩，各种知名的不知名的花朵竞相开放。孩提时代，我喜欢在乡野里玩耍，时而掐片叶子，拈朵小花，时而追蜂逐蝶。尤其喜欢蒲公英，喜欢这种开着黄色小花的美丽植物。

蒲公英其实很好辨认。比荠菜宽大，波状齿的叶子，长长的茎上顶着一朵曼妙的花朵，像是一把小黄伞。进入秋天，果实成熟，小黄伞变成了小白伞，柔软轻盈，呼之欲出。随手摘了来，放在嘴边轻轻一吹，

◆信笔扬尘

桥洞里的理发摊

刘玉新

无数次地从铁轨下的桥洞穿过，每次都看到一位年近七旬的老爷子，在这个桥洞里给人理发。

一把木椅，一个老式洗脸架，架子上搁一只搪瓷洗脸盆，横杆上搭一条毛巾，还有一条磨蹭须刀的生皮子，中间的小隔盒里放着一块绿色香皂，架子旁边，蹲着一个蜂窝煤炉子，吹壶里正腾腾冒着热气。看样子，这是理发界的老门老户，猜得到，来理发的自然也是老哥儿们。

这是一间天然理发室，一面是傍着厚厚土层的石壁，三四米高，一面是硕大的水泥立柱，承载着头顶上的铁轨。不过，这段线路暂时停运了。铁路从东到西，筑于半山，每遇低洼处便有一个这样的桥洞，而城中公路有时恰好从铁路下穿过，交叉点的两边，多是单位和民居建筑群。选择这样的地方，自然就选择了人流多的地方。支一个理发摊子，既不要房租，也不用交水电费。一副担子就把家什侍弄齐全了。煤炉子和洗脸架子是不用搬来搬去的，归置在固定的地方，没人会惦记它们。

可别小看这个两面穿空之地，它的面积可不小。我稍稍目测了一下，约有五十平方米，除去旁边画有两个车位外，余下的面积也不小。用它摆个理发摊子，绰绰有余。

有一次，我钻进桥洞躲雨，理发摊上正

样令人动容的话：“春听鸟声，夏听蝉声，秋听虫声，冬听雪声，白昼听棋声，月下听箫声，山中听松风声，水际听欸乃声，方不虚生此耳。”那些无师自通的乐手，无论独鸣，还是合唱，都是浑然天成，永葆激情。有的如猿鸣虎啸，有的似莺歌燕语，有的像恋人低喃……唱着生命里妙不可言的歌谣，昨闻之下，使人心近乎雪白。不知红尘里疲于钻营算计的人，是否听见，那只秋虫也曾在他的房外，轻轻叩过窗门？那时，月色洒满窗棂。也有女子好虫声。古时，深宫里的妃妾，都喜闭蟋蟀于笼中，置于枕畔，夜听虫声。不知那些芳华女子，听的是红颜渐老的凄凉之声，还是空闺养蚕的悲苦之声，抑或是故乡模糊的大吠声。不管如

何，总算有个声音陪伴寂寂长夜了。
窗外秋雨潇潇。我书房里的那只蟋蟀，鸣声不止。我很庆幸，她不嫌弃我这满身俗气的人与之相伴。敛声静气，聆听这深夜此起彼伏的冬不拉，我瞬间碎裂成草原成片的牧草，在星光与夜露之下，无比的静谧。这时，你便开始与内心独语：为稻粱谋，脚步要慢；远奸邪者，去忘义者，疏妒贤者，离不知感恩者；在心里装帧油画，欣赏它细致；葆有童心，热爱一切日子；每天拥抱一次孩子，和亲人聊会天……也不晓得那嘤嘤秋虫，是否和我听她一样，亦在听我。
“切切暗窗下，嘤嘤深草里。”听虫，听到茶冷。起身兑水，那虫鸣便戛然而止；我便又轻轻坐了回去。既而，那唧唧嘤嘤的声音又不知从哪儿袅袅盈盈地响了起来。这只乖巧的秋虫，适时地给我卖个关子、开个玩笑，好不惬意，好不爽心。不是每个地方都能容下秋虫，人间早没了旧时温一壶上月的清闲了。
可我偏要听。



望远 李昊天 摄

◆草木春秋

流浪的蒲公英

马从春

一枚枚小伞在空中随风起舞，连同儿时的青涩梦想，一起流浪天涯。

旧时的乡下，母亲常常打发我挖蒲公英英喂鸭。阳春四月，春和景明。挎着篮子，手拿小铲子，村里的几个小伙伴们一起浩浩荡荡地出发了。汲取了充足的雨水，植物变得异常繁茂，田间地头，随处可见硕大深绿的蒲公英和它们那特有的黄色小花，不消一会儿，大家便满载而归。

春天的小鹅子，刚孵出不久，崭新的淡黄色羽毛，仿佛一个个毛茸茸的球儿。母亲把新鲜的蒲公英切碎，拌上饲料，放在盘子里，兴奋的小鹅仔们便哄拥而上，抖动着圆滚滚的身子，大口大口地抢食。许是吸取了蒲公英的丰富营养，小鹅仔羽翼渐丰，从春天里出发，在季节的深处渐渐长大。

有时候，我常常想，做一棵蒲公英该有

◆信笔扬尘

桥洞里的理发摊

刘玉新

无数次地从铁轨下的桥洞穿过，每次都看到一位年近七旬的老爷子，在这个桥洞里给人理发。

一把木椅，一个老式洗脸架，架子上搁一只搪瓷洗脸盆，横杆上搭一条毛巾，还有一条磨蹭须刀的生皮子，中间的小隔盒里放着一块绿色香皂，架子旁边，蹲着一个蜂窝煤炉子，吹壶里正腾腾冒着热气。看样子，这是理发界的老门老户，猜得到，来理发的自然也是老哥儿们。

这是一间天然理发室，一面是傍着厚厚土层的石壁，三四米高，一面是硕大的水泥立柱，承载着头顶上的铁轨。不过，这段线路暂时停运了。铁路从东到西，筑于半山，每遇低洼处便有一个这样的桥洞，而城中公路有时恰好从铁路下穿过，交叉点的两边，多是单位和民居建筑群。选择这样的地方，自然就选择了人流多的地方。支一个理发摊子，既不要房租，也不用交水电费。一副担子就把家什侍弄齐全了。煤炉子和洗脸架子是不用搬来搬去的，归置在固定的地方，没人会惦记它们。

可别小看这个两面穿空之地，它的面积可不小。我稍稍目测了一下，约有五十平方米，除去旁边画有两个车位外，余下的面积也不小。用它摆个理发摊子，绰绰有余。

有一次，我钻进桥洞躲雨，理发摊上正

样令人动容的话：“春听鸟声，夏听蝉声，秋听虫声，冬听雪声，白昼听棋声，月下听箫声，山中听松风声，水际听欸乃声，方不虚生此耳。”那些无师自通的乐手，无论独鸣，还是合唱，都是浑然天成，永葆激情。有的如猿鸣虎啸，有的似莺歌燕语，有的像恋人低喃……唱着生命里妙不可言的歌谣，昨闻之下，使人心近乎雪白。不知红尘里疲于钻营算计的人，是否听见，那只秋虫也曾在他的房外，轻轻叩过窗门？那时，月色洒满窗棂。也有女子好虫声。古时，深宫里的妃妾，都喜闭蟋蟀于笼中，置于枕畔，夜听虫声。不知那些芳华女子，听的是红颜渐老的凄凉之声，还是空闺养蚕的悲苦之声，抑或是故乡模糊的大吠声。不管如

何，总算有个声音陪伴寂寂长夜了。
窗外秋雨潇潇。我书房里的那只蟋蟀，鸣声不止。我很庆幸，她不嫌弃我这满身俗气的人与之相伴。敛声静气，聆听这深夜此起彼伏的冬不拉，我瞬间碎裂成草原成片的牧草，在星光与夜露之下，无比的静谧。这时，你便开始与内心独语：为稻粱谋，脚步要慢；远奸邪者，去忘义者，疏妒贤者，离不知感恩者；在心里装帧油画，欣赏它细致；葆有童心，热爱一切日子；每天拥抱一次孩子，和亲人聊会天……也不晓得那嘤嘤秋虫，是否和我听她一样，亦在听我。
“切切暗窗下，嘤嘤深草里。”听虫，听到茶冷。起身兑水，那虫鸣便戛然而止；我便又轻轻坐了回去。既而，那唧唧嘤嘤的声音又不知从哪儿袅袅盈盈地响了起来。这只乖巧的秋虫，适时地给我卖个关子、开个玩笑，好不惬意，好不爽心。不是每个地方都能容下秋虫，人间早没了旧时温一壶上月的清闲了。
可我偏要听。

何，总算有个声音陪伴寂寂长夜了。

窗外秋雨潇潇。我书房里的那只蟋蟀，鸣声不止。我很庆幸，她不嫌弃我这满身俗气的人与之相伴。敛声静气，聆听这深夜此起彼伏的冬不拉，我瞬间碎裂成草原成片的牧草，在星光与夜露之下，无比的静谧。这时，你便开始与内心独语：为稻粱谋，脚步要慢；远奸邪者，去忘义者，疏妒贤者，离不知感恩者；在心里装帧油画，欣赏它细致；葆有童心，热爱一切日子；每天拥抱一次孩子，和亲人聊会天……也不晓得那嘤嘤秋虫，是否和我听她一样，亦在听我。
“切切暗窗下，嘤嘤深草里。”听虫，听到茶冷。起身兑水，那虫鸣便戛然而止；我便又轻轻坐了回去。既而，那唧唧嘤嘤的声音又不知从哪儿袅袅盈盈地响了起来。这只乖巧的秋虫，适时地给我卖个关子、开个玩笑，好不惬意，好不爽心。不是每个地方都能容下秋虫，人间早没了旧时温一壶上月的清闲了。
可我偏要听。

何，总算有个声音陪伴寂寂长夜了。
窗外秋雨潇潇。我书房里的那只蟋蟀，鸣声不止。我很庆幸，她不嫌弃我这满身俗气的人与之相伴。敛声静气，聆听这深夜此起彼伏的冬不拉，我瞬间碎裂成草原成片的牧草，在星光与夜露之下，无比的静谧。这时，你便开始与内心独语：为稻粱谋，脚步要慢；远奸邪者，去忘义者，疏妒贤者，离不知感恩者；在心里装帧油画，欣赏它细致；葆有童心，热爱一切日子；每天拥抱一次孩子，和亲人聊会天……也不晓得那嘤嘤秋虫，是否和我听她一样，亦在听我。
“切切暗窗下，嘤嘤深草里。”听虫，听到茶冷。起身兑水，那虫鸣便戛然而止；我便又轻轻坐了回去。既而，那唧唧嘤嘤的声音又不知从哪儿袅袅盈盈地响了起来。这只乖巧的秋虫，适时地给我卖个关子、开个玩笑，好不惬意，好不爽心。不是每个地方都能容下秋虫，人间早没了旧时温一壶上月的清闲了。
可我偏要听。



望远 李昊天 摄

多好。蒲公英从不选择环境而生存，荒郊野外，地里田间，抑或坡上沟旁，都可以见到它亮丽的身影。即使环境恶劣，它也从无怨，不和小草争雨露，不与百花争阳光，默默地生长着，静待属于自己的生命绽放。直到某一天，成熟的种子开始飞翔，带着梦想，走遍世界的各个角落。蒲公英，是一种执着于梦想的灵性植物。

这么一大包蒲公英茶，应该有好几斤。它穿越田野、沟渠、湖泊以及一百多里的距离，穿越曾经的岁月，来到城里，进入我的杯子里，再一次与我相遇。我蜗居小城后，母亲依然在乡下。她说，住不惯城里鸟笼式的高层建筑，在乡下好，空气清新，自由自在。我可以想象，年老的母亲，挎着篮子，佝偻着苍老的身子，在春天的地头遍地寻找，只因为她听说这东西可能对她儿子有好处。蒲公英的心，是一颗平凡却伟大的慈母之心啊！

我突然间觉得，我就是一棵流浪的蒲公英。从乡村到城市，从懵懂无知的童年到成熟稳重的中年，一直在不停地飞呀飞，却始终飞不出故乡，飞不出母亲的那颗柔软慈爱之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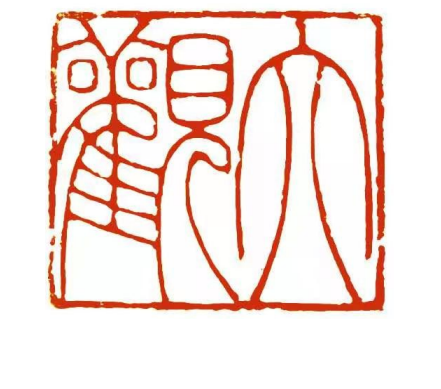
◆信笔扬尘

一脸笑容。去理发笑得就更灿烂了，倒也不是因为生意，而是一份乡情和友情。我们也是边理发边唠家常，聊父母，聊孩子，也聊小镇的奇人异事。即便是大夏天，理个发，热一身透汗，也觉得特别舒服，大概就是桥洞里理发摊上两位老人的感觉吧！

今天又从桥洞的理发摊经过，这地方依然只停了两辆车，但却没看到那些理发的家什，当然也没看到理发的老爷们。我回转身来，又仔细搜寻了一遍，确认没有了理发摊的痕迹，才快地朝前走去。

老爷们哪儿去了呢？我不知道他出了什么状况，也无从询问。也许是老爷们随儿女定居他乡，也许是年纪大了在家颐养天年，也许或是生病住院了？甚至故去了？

我从没与老爷们攀谈过，甚至连眼都没对过，更不知道他的姓名，或许，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世界上还有我这样一号人，路过时看到了他，便在心里生了根，存了念想。生活是个多棱镜，它从不同的侧面在考量着我们每一个人真实的内心世界。



望远 李昊天 摄

◆风雅颂

罗春柏的诗

在月亮上行走

月下倚窗
品着吴刚的酒
独酌轻吟

桂子树下
玉兔在嫦娥
飘飞的袖里起舞

遥想儿时
妈妈指着星空
我坐上月亮的船

在九霄云汉
拾起昨日
天海风帆的梦

不等海上生明月
漫游广寒宫
纵情觅词赋新诗

跋 涉

暮色苍茫
看不见消息树
看不清远山
只有风在肆虐
草低垂着头
你在戈壁滩上逐浪
我在云梦里寻花

我们艰难地跋涉
风衣里装满了沙尘
我说走亮了黑夜
你说走黑了晨昏
大漠烽烟散尽
声声驼铃
升起记忆的七星

◆小说世情

复仇的金雕

郅继福

今年秋天收山，不少外地人来到小兴安岭林区打松塔。

我邻居家也来了一个打松塔的人。他满脸疤痕，怪吓人的。我暗自给他起了个外号——疤脸。

每天，我都跟他结伴上山打松塔。一路上，他总是往天空张望，一见到乌鸦的影子，就吓得落荒而逃。

我问他：你为啥怕乌鸦呀？他支吾老半天，也没说出个所以然。

一天，我们又上山打松塔。半路上，一只乌鸦在空中盘旋。我没太在意，却把疤脸吓够呛。只见他面色苍白，捂住脑袋，撒腿就往树林里边钻。

我不住地喊他，别害怕，有我呢！他根本不听，一头扎在一棵松树下，浑身瑟瑟发抖。

其实，乌鸦并没注意他，不一会儿就飞远了。疤脸这才抬起头说：吓死我了，明天，我再也不上山了。

但是，他看我采松塔卖了不少钱，非常眼馋，第三天，又跟我上山了。

怕被乌鸦认出来，他跟我换穿了衣服。一路上还是一脸警惕，不停往天空张望。

上山时一路平安，可回来的时候，天空突然出现一只乌鸦，疤脸又吓坏了，只听他“妈呀”一声，扔下装满松塔的麻袋，撒腿就往树林里跑。

没想到，这只乌鸦却追来了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乌鸦越飞越低，一到跟前，猛地俯冲下来……

这时我才看清：原来不是乌鸦，而是一只硕大的金雕。它两只翅膀伸展开，足有二三米长。眼里充满了仇恨，一下将疤脸扑倒，爪子猛抓他的脸，吓死我了。

只听疤脸绝望地嚎叫：救命啊！救命啊！

好半天，我才睁开惊恐的眼睛。此刻，金雕已经没了踪影，疤脸满脸是血，死死地抱着脑袋，在痛苦地呻吟。

我告诉他，老鹰已飞走了。他这才敢抬头往天空看。这时，他立刻放声大哭：我的眼睛啥也看不见啦！

我看他一眼，吓一大跳：他的双眼处，留下两个血窟窿。我立刻先回林场喊人，把他送到了林业中心医院。

疤脸的哥哥闻讯，坐了三百里路的火车从家乡赶来。他听完我的介绍，深深叹口气说：在老家，这只金雕已经追杀我弟弟两年了。

在我追问下，疤脸的哥哥才道出实情：两年前的一天，我和弟弟正在铲地，天空突然飞来一只老鹰，专向我弟弟进攻。不一会儿，就把他的脸啄成了血葫芦。

一开始，我也感到挺奇怪。就问我弟弟，老鹰为什么专门袭击你？

在我再三追问下，弟弟才说出缘由。原来，弟弟得了一种疮，有人给他出个偏方：吃火烧的金雕崽，效果极佳。于是，他就爬上一棵大树，从金雕窝里掏出一个金雕崽，将它摔死。

他正准备用火烧金雕崽时，金雕妈妈飞回来了，一下将他扑倒……